

三才文獻

膠東新華書店出版

三整文獻

膠東新華書店出版

一九四八年 初版 三千冊
一九四八年 再版 四千冊

目 錄

一、斯大林論黨的布爾什維克化	(一)
二、論黨的性質	(三)
三、論黨與羣衆之關係、黨員的義務、幹部及幹部團結、黨的嚴肅性和靈活性	(一八)
四、斯大林論組織領導、整編隊伍	(二五)
五、爲純潔黨的組織而鬥爭	(三八)
六、斯大林、毛澤東論自我批評	(四三)
七、反對自由主義	(五〇)
八、論忠誠與老實	(五三)
九、論布爾什維克的原則性	(五九)
十、論對缺點的不調和性及布爾什維克的嚴肅性	(六五)
十一、黨內不純的社會根源與黨內鬥爭	(七一)
十二、論偉大而質樸的人物	(八〇)
十三、論新的工作作風	(八九)
十四、論羣衆路線	(九三)
十五、與羣衆聯繫是黨的領導者最重要的品質	(一二四)

斯大林論黨的布爾塞維克化

爲着實行布爾什維克化，至少必須努力做到若干基本條件。沒有這些條件，各國共產黨之布爾什維克化，一般地是不可能的。

第一、必須使得黨不把自己看成爲國會選舉機構底附屬物——像社會民主黨在實際上把自己看成爲的那樣；也不能看成爲職工會底不要錢的附加品——如同某些無政府主義工團主義份子有時對於這點所反覆說的那樣；而應看作是無產階級底階級聯合之最高形式，負着領導無產階級底其他一切形式的組織——自職工會到國會黨團——的使命。

第二、必須使得黨，特別是它的領導者，完全地精通與革命實踐不可分離地聯系着的馬克思主義的革命理論。

第三、必須使得黨在製定各種口號和指示時，不是根據讀熟了的公式和歷史上的類比，而是根據對革命運動的具體條件——國內的和國際的具體條件周密分析的結果；同時必須顧計到各國革命的經驗。

第四、必須使得黨在羣衆革命鬥爭底烈火中檢查這些口號和指示底正確性。

第五、必須使得黨底全部工作——特別若是黨裏的社會民主黨的傳統還未滅絕的話——改造過來，建築在新的、革命的步調上，它使得黨底每一步驟和每一行動自然而然地走向使羣衆革命化，走向在革命的精神上培養和教育工人階級底廣大羣衆。

第六、必須使得黨在自己的工作中善於把最高的原則性（不要把這與宗派主義相混淆！）和與羣

衆的最大限度的聯系及接觸（不要把這與尾巴主義相混淆！）相配合。不然，黨不僅不可能教導羣衆，而且也不可能向羣衆學習；不僅不可能引導羣衆和把羣衆提高到黨的水平，而且也不可能傾聽羣衆的呼聲，以及推知羣衆的迫切需要。

第七、必須使得黨在自己的工作中善於把不可調和的革命性（不要把這與革命的冒險主義相混淆！）和最大限度的靈活性、機動性（不要把這與遷就行為相混淆！）相配合。不然，黨便不可能掌握各種鬥爭與組織形式，不可能把無產階級底日常利益和無產階級革命底根本利益聯系起來，並且不可能在自己的工作中把合法鬥爭與非法鬥爭配合起來。

第八、必須使得黨不掩藏自己的錯誤，不怕批評，而要善於在自己的錯誤上改進和教育自己的幹部。

第九、必須使得黨善於把先進戰鬥員中底優秀份子選拔到基本的領導核心中去。這些優秀份子是十分忠實的，足以成爲革命無產階級之意向底真正的表達者；並且他們是十分有經驗的，足以成爲無產階級革命底真正領袖、善於運用列甫主義底策略和戰略的領袖。

第十、必須使得黨經常地改善自己組織的社會成份，清除那些腐化黨的機會主義份子，以便達到最高限度的一元性。

第十一、必須使得黨創立起鐵的無產階級的紀律。這種紀律是基於思想底一致性、運動底目的之明確性、實踐行動底統一性及廣大黨內羣衆對黨的任務之自覺態度而成長起來的。

第十二、必須使得黨有系統地檢查自己的決定和指示之執行。不然，這些決定和指示就有變成空文的危險，這只能破壞廣大的無產階級羣衆對於黨的信任。

沒有這些和類似這些的條件，布爾塞維克化便是空談。（斯大林：『論德國共產黨的前途和布爾塞維克化』，見『真理報』一九二五年二月三日）

論黨的性質

……新時期一到來，情形就根本改變了。新時期是階級公開衝突時期，無產階級底革命發動時期，無產階級革命時期，直接準備力量去推翻帝國主義，而由無產階級奪取政權的時期。這個時期在無產階級而前提出種種新的任務：要按新的革命的軌範去改造整個黨的工作，要用爭取政權的革命鬥爭精神教育工人，要準備和吸引後備力量，要與鄰國無產者聯盟，要與殖民地 and 依賴國解放運動建立堅固的聯繫，以及其他等等。如果以爲這些新任務可用那些在國會制度和和平條件下教育出來的老舊社會民主黨力量來解決，那就是自陷於絕望的境地，陷於必不可免的失敗了。擔負這樣的任務而以老舊的黨爲領導，那就會陷於完全解除武裝的境地。顯然，用不着證明：無產階級是不能容忍這種情形的。

因此，必須要有新的黨，戰鬥的黨，革命的黨，這個黨要很勇敢，足以引導無產者去爭取政權；這個黨要很有經驗，足以認清革命環境的複雜條件；這個黨要很機敏，足以繞過所有一切橫在前進途中的障礙。

沒有這樣的黨，便根本不要想去推翻帝國主義，不要想去爭得無產階級專政。

這個新的黨就是列寧主義底黨。

這個新的黨有甚麼特點呢？

(一)黨是工人階級底先進部隊。黨首先就應當是工人階級底先進部隊。黨應當包含工人階級所

有一切優秀份子，他們的經驗，他們的革命性，他們對於無產階級事業的大無畏的忠實性。可是，它要成為真正先進的部隊，便應當用革命理論，用運動規律的知識，用革命規律的知識把自己武裝起來。沒有這一點，它便不能領導無產階級底鬥爭，便不能引導無產階級。如果黨只限於登記工人階級羣衆底日常情緒和思想，如果它跟在自發運動的尾巴後面走，如果它不善於克服自發運動的頑固性和政治冷淡性，如果它不善於超出於無產階級底片刻利益以上，如果它不善於把羣衆提高到無產階級底階級利益水準上來，那它就不能成為真正底黨，黨應當站在工人階級頭前，應當比工人階級看得遠些，應當引導無產階級，而不應當跟在自發運動底尾巴後面走。第二國際各黨是鼓吹「尾巴主義」的，它們是資產階級政策底傳達者，而這政策是要把無產階級變成爲資產階級手中的工具。只有站在無產階級先進部隊底觀點上，並能够把羣衆提高到無產階級底階級利益水準上的黨，才能使工人階級離開工聯主義的道路，而將它變成獨立的政治力量。黨是工人階級底政治領袖。

我在上面已經說到工人階級鬥爭的困難，說到鬥爭環境的複雜，說到戰略與策略，說到後備力量與隨機應變，說到進攻與退却。這些條件底複雜程度，與戰爭條件比較起來，是有過之而無不及的。誰能認清這些條件呢？誰能給予百萬無產者羣衆以正確方針呢？無論那一個作戰的軍隊，若不甘願遭受失敗，便非有經驗豐富的司令部不可。無產階級如果不願聽憑可咒的敵人去宰割，就更非有這樣的司令部不可，這難道不很明白麼？可是這個司令部在甚麼地方呢？只有無產階級底革命黨能够成爲這樣的司令部。工人階級沒有革命黨，就等於軍隊沒有司令部。黨是無產階級底戰鬥司令部。

可是，黨不能只是先進部隊而已。同時它應當是本階級底部隊，即本階級中的一部分，它應當與本階級有根深蒂固的聯繫，當階級還沒有消滅時，當無產階級還由其他階級出身的人來補充時，當工人階級還沒有可能整個升到先進部隊水準時，先進部隊與工人階級其餘羣衆間的區別，黨員與非黨員

間的區別是不會消滅的。可是，如果這個區別變成了隔離，如果黨閉關自守而與非黨羣衆脫離，那末黨就不成其爲黨了。如果黨不與非黨羣衆發生聯繫，如果黨與非黨羣衆沒有聯絡，如果這些羣衆不接覺它的領導，如果黨在羣衆中沒有精神上和政治上的信用，那末黨就不能領導階級。

(二)黨是工人階級底有組織的部隊。黨不僅是工人階級底先遣部隊。如果他想真正領導本階級底鬥爭，它還應當是本階級底有組織的部隊。在資本主義條件下，黨底任務非常偉大而繁雜。黨應當在非常困難的國內國外發展條件下領導無產階級的鬥爭；它應當在環境要求進攻時引導無產階級去進攻；它應當在環境要求退却時使無產階級避開敵人的打擊；它應當向千百萬無組織的非黨工人羣衆灌輸鬥爭中的紀律精神和計劃精神、組織性和堅定性。可是，黨只有當它自己是紀律性和組織性底體現者時，只有當它自己是無產階級底有組織的部隊時，才能完成這些任務。沒有這些條件，便根本談不到黨對於千百萬無產階級羣衆的真正領導。黨是工人階級底有組織的部隊。

關於黨是有組織的整體這個思想，是在列甯所提出的我們黨章第一項著名條文中就規定了的，在這個條文中把黨看作是組織底總和，而把黨員看作是黨內某一組織底組員。孟什維克還在一九〇三年就反對這個條文，而提出了自行列入黨的「制度」，要求把黨員「稱號」散佈於每個「大學教授」和「中學生」，每個「同情者」和「罷工者」，即每一個給黨以某種援助，但並不加入而且不願加入任何一個黨組織的人。顯然用不着證明：如果這個新奇「制度」在我們黨內鞏固了，那末結果一定會使黨內充滿大學教授和中學生，一定會把黨變成一個界限模糊、沒有定形、組織渙散而沉沒在「同情者」大海中的東西，抹煞黨與階級中間的界線，拋棄黨應把無組織羣衆提高到先進部隊水準的任務。不待說，在這樣的機會主義「制度」下，我們黨是不能夠在我們革命進程中實現其爲工人階級底組織中堅作用的。

列甯說：

「從馬爾托夫底觀點看來，黨底界線還是極不確定的，因為「每個罷工者」都可以「宣佈自己爲黨員」。試問這種散漫性有甚麼益處呢？不過是使一名稱一廣闊散佈而已。它的害處就是造成一種把黨與階級混爲一談的搗亂組織的思想」（見「列甯全集」，第六卷，第二一一頁）。

可是，黨並不僅是黨內各個組織底總和。同時，黨還是這些組織底統一體系，是這些組織正式統一起來的一整體，有上級的和下級的領導機關，有少數服從多數的原則，有爲全體黨員所必須執行的實際決議。沒有這些條件，黨就不能成爲能有計劃有組織地領導工人階級鬥爭的統一的有組織的整體。

列甯說：

「從前，我們黨還不是正式有組織的整體，而只是各個部份團體底總和，所以在這些團體間，除掉思想影響以外，別的關係是不能有的。現在，我們已經成爲有組織的黨，這也就是說造成了一種權力，思想威信變成了權力威信，黨的下級機關應服從黨的上級機關。」（同上，第二九一頁）。

少數服從多數的原則，黨工作由中央來領導的原則，往往引起那些不穩定的份子方面的攻擊，他們斥責這種原則是「官僚主義」、「形式主義」等等。顯然用不着證明：如果不實行這些原則，那末黨這個整體底有計劃的工作和對工人階級鬥爭的領導，就全是不可能的了。列甯主義在組織問題上，就是始終一貫實行這些原則的。列甯把反對這些原則的鬥爭，叫做是應受譏笑、應被痛斥的「俄國的虛無主義」和「老爺式的無政府主義」。

(三)黨是無產階級組織底最高形式。黨是工人階級底有組織的部隊。可是，黨並不是工人階級底唯一組織。無產階級還有其他爲順利進行反資本門爭所絕對必須的組織，如職工會、合作社、工廠組織、國會黨團、非黨婦女聯合會、出版機關、文化教育組織、青年團、革命戰鬥組織（在公開革命發動時期）、以及蘇維埃即國家組織形式（當無產階級已在執掌政權時）等等。這些組織，大多數都是非黨的，而只有某一部分是直接接近於黨或成爲黨的支脈。所有這些組織，在某種條件下是工人階級所絕對必要的，因爲如果沒有它們，那就不能鞏固無產階級在各種鬥爭範圍內的階級陣地，因爲如果沒有它們，那就不能鍛鍊無產階級這個擔負有用社會主義制度代替資產階級制度的使命的力量。可是，組織既然這樣繁多，怎樣去實現統一領導呢？怎樣才能擔保在領導上不因組織太多而發生各自爲政的現象呢？有人會說，這些組織各幹自己特別範圍內的工作，因此它們也就不會互相妨害的。這當然是對的。可是，還有一點也是對的，即這一切組織都應當按照一個方向來進行工作，因爲它們都是爲一個階級，即是爲無產階級服務的。試問：誰來決定這一切組織進行工作時所應當依照的路線，即總方向呢？那裏有這樣一個中心組織，它不僅是因爲有必要的經驗、能定出這條總路線，而且還有充分的威信、可以激動這一切組織實行這條路線、以達到領導方面的一致、而排除發生不協調現象的可能呢？

這樣的組織就是無產階級底黨。

黨具備有一切條件來做到這一點：第一、因爲黨是工人階級優秀份子底集合點，這些份子是与無產階級底非黨組織有直接聯繫，而且經常領導他們的；第二、因爲黨既是工人階級優秀份子集合點，所以它是造就工人階級首領的最好的學校，這些首領能够領導本階級組織底一切形式；第三、因爲黨既是造就工人階級首領的最好的學校，所以按其經驗和威信說來，它是能把無產階級鬥爭底領導集中

起來，因而把工人階級所有一切非黨組織都變成爲服務機關，變成使黨與本階級連結起來的引帶的唯一組織。黨是無產階級組織底最高形式。

這當然不是說，非黨組織，如職工會、合作社等等，應該正式服從黨底領導。問題只是要使所有參加這些組織的黨員，這些毫無疑義地有響影的人，都採取一切說服辦法，使得這些非黨組織在自己工作中與無產階級黨接近，並自願接受這個黨底政治領導。

正因為如此，所以列甯說：黨是「無產階級聯合底最高形式」，它的政治領導應當普及到無產階級其他各種組織中去（見「列甯全集」，第二十五卷，第一九四頁）。

正因為如此，所以主張非黨組織「獨立」、「中立」，而繁殖着一些獨立國會議員和脫黨出版家、近視工會活動者和市儈化合作運動者的那個機會主義理論，是和列甯主義的理論與實踐完全不能相容的。

（四）黨是無產階級專政底工具。黨是無產階級組織底最高形式。黨是無產階級內部和這個階級各組織中間的主要的領導的基本。可是，從這裏並不能得出結論，說可以把黨看成爲自我目的、看成爲自滿自足的力量。黨不僅是無產者階級聯合底最高形式，而且同時又是無產階級手中的工具，當無產階級還沒有爭得專政時，便運用它來爭得專政，而在無產階級已爭得專政時，便運用它來鞏固並擴大專政。如果政權問題沒有擺在無產階級面前，如果帝國主義的條件、戰爭底不可避免性以及危機存在的情形沒有要求把無產階級所有一切力量集中到一個地點，把革命運動所有一切線索集中在一個地方，以便推翻資產階級而爭得無產階級專政，那末黨底意義就不能提到這樣高，黨的作用就不能超過無產階級底其他一切組織。無產階級之所以需要黨，首先就是因為黨是無產階級自己爲順利奪取政權所必要的戰鬥司令部。顯然用不着證明：如果沒有一個能够把無產階級羣衆組織集合於自己周圍，並

在鬥爭進程中把整個運動底領導都集中起來的黨，那末，俄國無產階級就會不能實現自己的革命專政了。

可是，無產階級之所以需要黨，並不只是爲了爭得專政，而且特別是爲了保持專政，鞏固專政和擴大專政，以謀社會主義的完全勝利。

列甯說：

『大概，現在差不多任何人都已看得見：如果我們黨內沒有極嚴格的真正鉄一般的紀律，如果我們黨沒有得到工人階級全體羣衆，即工人階級中所有一切善於思索、忠實、自我犧牲、享有威信而能引導或吸引落後階層者最完全最忠勇的擁護，那麼布爾什維克就會不能把政權保持兩年半之久，而且不能保持兩月半之久。』（見『列甯全集』，第二十五卷，第一七三頁）

可是，『保持』和『擴大』專政，是甚麼意思呢？這就是說，要向千百萬無產者羣衆灌輸紀律精神和組織精神；這就是說，要在無產階級羣衆中間造成能防範小資產階級自發性和小資產階級習慣勢力腐蝕影響的一種骨幹和堡壘；這就是說，要加強無產者在重新教育和改造小資產階級方面的組織者工作；這就是說，要幫助無產者羣衆把自己教育成爲能夠消滅階級並準備條件來組織社會主義生產的力量。可是要做到這一切，沒有因本身具備團結性和紀律性而强有力的黨，是不可能的。

列甯說：

『無產階級專政是爲反對舊社會勢力及其傳統而進行的堅持的鬥爭，流血的與不流血的，強力的與和平的，軍事的與經濟的，教育的與行政的鬥爭，千百萬人的習慣勢力是最可怕的勢力。沒有在鬥爭中鍛鍊成鋼鐵一般的黨，沒有爲本階級與全體忠誠份子所信任的黨，沒有善於考查羣衆情緒和善於影響羣衆情緒的黨，那麼要順利進行這樣的鬥爭，是不可能的。』（見『列甯全集』）

「，第二十五卷，第一九〇頁」

無產階級之所以需要黨，就是爲着爭得和保持專政。黨是無產階級專政的工具。

但由此就應得出結論：當階級消滅時，當無產階級專政消亡時，黨也一定會跟着消亡的。

（五）黨是意志的統一，不容有派別組織存在。如果沒有因本身具備團結性和铁的紀律而强有力的黨，那就不能爭得和保持無產階級專政。可是，如果沒有意志的統一，如果沒有全體黨員行動上的完全的和絕對的統一，那麼黨內鉄一般的紀律是完全不可能的。這當然不是說，因此就絕對排斥黨內有意見鬥爭的可能。恰巧相反，铁的紀律並不排斥，而是預定有黨內批評和黨內意見鬥爭。這更不是說，紀律應當是「盲目的」。恰巧相反，铁的紀律並不排斥而是預定有自覺的和自願的服從，因爲只有自覺的紀律才能成爲真正铁的紀律。可是，當意見鬥爭已經終結，批評已經完結，決議已經通過後，全體黨員意志底統一和行動底統一，便是爲保證黨內統一和黨內铁的紀律所絕對必要的條件。

列甯說：

「在現今國內戰爭尖銳的時代，共產黨爲要實現自己的職責，就一定要它是組織得最集中的，就一定要在它內部有幾乎和軍事紀律一樣的鐵的紀律統治着，就一定要全黨中央是擁有廣泛全權而爲全體黨員所共同信任的權威機關。」（摘自「加入共產國際的條件」，見「列甯全集」，第二十五卷，第二八二至二八三頁）

在爭得專政以前的鬥爭條件下的黨內紀律問題，就是這樣。

關於在爭得專政以後的黨內紀律，也要這樣說，而且更要這樣說。

列甯說：

「誰只要稍微減弱無產階級黨內鐵的紀律（特別是在無產階級專政時期），那他在事實上就

是幫助資產階級來反對無產階級。」（見『列寧全集』，第二十五卷，第一九〇頁）

由此就應得出結論：派別組織之存在，無論與黨內統一或與黨內總的紀律，都是不能相容的。顯然用不着證明：既有派別組織，就會產生幾個中央；而既有幾個中央，就是表明黨內沒有總的中央，就是分散統一的意志，就是滅弱和破壞紀律，滅弱和破壞專政。第二國際底黨既然反對無產階級專政和不願意引導無產者去奪取政權，當然是能容許派別組織自由這一類自由主義玩藝的，因為他們根本就不需要嚴的紀律。可是，共產國際的黨既然把爭得和鞏固無產階級專政的任務作為自己工作底基礎，便不能容許『自由主義』，也不能容許派別組織自由。黨是意志的統一，而不容許有任何派別組織活動和黨內權力分散的現象。

因此，列寧就『從保持黨內統一和實現無產階級先鋒隊意志統一』是保證無產階級專政勝利的基本條件這一觀點出發，來解釋『派別組織活動底危險性』，而我們黨第十次代表大會就把這個解釋明文載入『論黨的統一』這個專門決議案內。

因此，列寧就以『無條件的立刻清除黨籍』相威脅，來要求『完全消滅任何派別組織活動』，並『立刻解散所有一切根據這個或那個政綱形成的集團』（見『論黨的統一』決議案）。

（六）黨是因為清除自己隊伍裏的機會主義份子而鞏固起來的。黨內的機會主義份子，是黨內派別組織活動底來源。無產階級並不是一個閉關存在的階級。農民、市會、知識界中那些被資本主義發展所陷於無產者化的人，總是源源不絕地流入無產階級隊伍裏來。同時，無產階級上層份子又發生腐化過程，他們大半是被資產階級利用從殖民地得來的額外利潤所營養的工會領袖和國會議員。列寧說過：『這個已經資產者化的工人或『工入貴族』階層，按其生活方式、工資份量以及整個世界觀說來，是完全市會化了，——他們是第二國際的主要支柱，而在現時則是資產階級底主要社會（不是軍事

（支柱。因爲這是資產階級在工人運動中的真正走狗，是資本家階級在工人中間的代辦，是十足的改良主義和沙文主義傳達者。）（見『列甯全集』，第十九卷，第七七頁）

所有這些小資產階級集團，這樣或那樣鑽入黨內，帶進動搖和機會主義的精神，腐化和猶疑的精神。他們就是派別組織活動和瓦解現象的主要來源，是實行搗亂和從內部破壞黨組織的主要來源。在自己後方有這樣的『同盟者』而去與帝國主義者交戰，便會陷於兩面被攻，腹背受擊的地位。因此，對這班份子作無情鬥爭，把他們逐出黨外，乃是順利進行反帝國主義鬥爭底預備條件。

主張用黨內思想鬥爭方法『克服』機會主義份子的理論，主張在一個黨範圍內『消除』這些份子的理論，是一種腐敗而危險的理論，它有使黨陷於麻痺和終身殘廢的危險，有使黨聽憑機會主義者宰割的危險，有使無產階級喪失革命黨的危險，有使無產階級在反帝國主義鬥爭中喪失主要武器的危險，如果我們黨在自己隊伍中有馬爾托夫輩與唐恩輩、頗特列索夫輩與阿克雪里羅得輩；那末我們黨當時就不能走上大道，就會不能取得政權和組織無產階級專政，就會不能在國內戰爭中獲得勝利。如果說我們黨已創立了自己內部的統一，創立了自己隊伍空前未有的團結，那末這首先就是因爲它及時清除了機會主義的污濁東西，從黨內驅逐了取消派和孟什維克。無產階級黨發展和鞏固的道路，就是把機會主義者與改良主義者、社會帝國主義者與社會沙文主義者、社會愛國主義者與社會和平主義者從黨內清除出去。黨是因爲清除自己隊伍裏的機會主義份子而鞏固起來的。

列甯說：

「如果在自己隊伍內有改良主義者，有孟什維克，那就不能在無產階級革命中獲得勝利，就不能保持無產階級革命。這在原則上是很顯然的。這是已由俄國和匈牙利底經驗具體證實了的……在俄國有過很多次的困難情形，當時如果孟什維克，改良主義者，小資產階級民主派仍舊留

在我們黨內，那末蘇維埃制度就會一定被推翻了……，在意大利，大家都認為快要發生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爭奪國家政權的決戰。在這樣的時機，不僅把孟什維克，改良主義者，屠拉梯主義者驅逐出黨外是絕對必要的，而且把那些能夠動搖或正在動搖過去和改良主義者維持「統一」的出色共產黨員驅逐出去，撤銷他們的一切負責職務，都能成為甚至有益的事情……在革命前夜和在為革命勝利而作最殘酷的鬥爭時，黨內最小的動搖都能葬送一切，都能破壞革命，都能使無產階級喪失政權，因為這個政權還沒有鞏固，因為逼攻這個政權的力量還非常強大。如果動搖領袖在這個時候滾開去，那就會不是減弱，而是加強黨，加強工人運動，加強革命。」（見『列甫全集』，第二十五卷，第四六二至四六四頁）（斯大林：『論列寧主義的基礎』第八節『黨』）中國共產黨，是中國工人階級的先進的有組織的部隊，是它的階級組織的最高形式。中國共產黨代表中國民族與中國人民的利益。它在現階段為實現中國的新民主主義制度而奮鬥。它的最終目的，是在中國實現共產主義制度。

中國共產黨，以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與中國革命的實踐之統一的思想——毛澤東思想，作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針，反對任何教條主義的或經驗主義的偏向。中國共產黨以馬克思主義的辯證唯物主義與歷史唯物主義為基礎，批判地接收中國的與外國的歷史遺產，反對任何唯心主義的或機械唯物主義的世界觀。

中國共產黨是按民主的集中制組織起來的，是以自覺的、一切黨員都要履行的紀律聯結起來的統一的戰鬥組織。中國共產黨的力量，在於自己的堅強團結、意志的統一、行動一致。在黨內不容許有離開黨的綱領和黨章的行為，不容許有破壞黨紀、向黨鬧獨立性、小組織活動及陽奉陰違的兩面行為。中國共產黨必須經常注意清除自己隊伍中破壞黨的綱領和黨章、黨紀而不能改正的人出黨。（中

共產黨綱領

在黨章的總綱上首先就指出：我們黨是中國工人階級的先進的有組織的部隊，是它的階級組織的最高形式。它代表中國民族與中國人民的利益。它在現階段爲實現中國的新民主主義制度而奮鬥。它的最終目的是在中國實現共產主義制度。我們黨的這種性質，是不是還有疑問呢？我以爲沒有疑問了。

……我們黨從它產生時起，就有明確的階級自覺，就以無產階級的立場去領導中國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就以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普遍真理與中國工人運動和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相結合，就具有無產階級先進政黨的各種優良作風，因而就使中國革命的面目爲之一新。到現在，它已經過了二十四年艱苦、曲折而極端複雜的偉大革命鬥爭的實際鍛鍊，它不只是創造了中國革命的新的勝利局面，而且積蓄了極端豐富的經驗，經過毛澤東同志的集中與創造，使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普遍真理與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相結合達到了高度的完備的發展。這就是說，我們黨從來就是而現在尤其是一個無產階級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完全新式的政黨。

雖然，現在我們黨的主要部份，是處在農村，黨員的絕大多數，是出身於農民和小資產階級知識份子，工人成份很小，只有將出身於無產者和半無產者的黨員合起來算，才佔了大多數。我們黨今天的這種情形，以及其他的情形，自然在我們黨內引起了一系列的重要問題，這就是在黨內反映了大量的的小資產階級的思想意識，甚至資產階級與封建階級的思想，也時常經過黨內的小資產階級份子傳達到期內來，這就是黨內主觀主義、宗派主義、黨八股及政治上、組織上的機會主義的社會來源。然而，這種情形還不能改變我們黨的無產階級政黨的性質。

我們黨的無產階級的性質，是由以下一些條件來決定的：（一）我們黨是在偉大的世界無產階級